

■工友情怀



# 梅花香自苦寒来

□王士全文 / 图

日薄时分，太阳似乎已经惺忪，厂区喧嚣了一整天的隆隆机声也停了下来，高耸入云的粮仓静悄悄地伫立在天空下，几只鸽子低空俯冲后落在地上，啄食着路面缝隙处的粮食。

晚上下班的时间了，职工们行色匆匆地往大门口赶班车，唯独小崔风风火火往物流仓那边去。我正转现场，和小崔打了个照面儿：“嘛去啊？不回家了？”“我去取样儿！”

哦！物流仓存放的国家储备玉米，经过一夏天，仓内少量玉米粒轻微变质，这些日子正经过色选机筛选变质玉米粒，但用不着加班化验啊？

第二天一大早，听单位司机说起，早晨六点单位的车就拉着化验员去承德的粮食质量监测中心去了。

明白了。昨晚小崔风风火火地去物流仓取样儿，肯定是为了今早去承德的粮食质量监测中心化验检测这批粮食经过色选后是否符合国家要求，责任重大。

小崔并不小，后年就该退休了，但大家都习惯叫她小崔，是因为小崔从郑州粮食学院（现在的河南工业大学）大学毕业迈出校门，一脚就进了现在的粮库，这一干就是一辈子。所以，小崔，大家也喊了她一辈子。

小崔，崔丽芳，粮食化验员，国家高级粮食检验化验师。

那年，粮库刚刚建成，各类人才奇缺，尤其粮食检验化验员。人事部门去郑州粮院招收应届大学生，领导的意思要招一名政治素质好，最好是党员、小伙子、人踏实的粮食检验专业毕业生。但众多的应招学生里，管人事的领导一眼看上了白白净净、喜气洋洋、敦实淳朴的小崔。喜欢归喜欢，人事领导迟疑：化验员成天爬梯上高、在山一样的粮食堆里爬来滚去地采样，小姑娘差一点。小崔早把招工单位的简介看了一溜够，看出领导的迟疑，“我行，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再说我实习时知道化验取样爬池子（粮食池子）那点活儿，和我在农村的体

力活儿比，差远了……”人事领导暗暗心喜，小姑娘又在学校入了党，错不了，就是她了！

来到单位，小崔很高兴，新建的大型自动化粮库，大学学习粮食仓储检化验知识有了用武之地。理论加实践，又去老粮库跟老技师学习经验，聪慧的小崔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掌握了粮食检化验的技能，挑起了单位粮食检化验的大梁。

响鼓重槌，好钢千锤，几年的历练，在粮仓里摸爬滚打，小崔练就了一身的粮食检化验的知识和技能。粮食入库，随便抓一把粮食在手里一攥，粮食的水分多少便估摸的八九不离十。再看一眼，粮食的杂质、生霉粒、破损粒也会心中有数。玉米看胚芯，小麦测容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粮食学校与粮库联合办学，经过考察，小崔作为兼职代课教师，带出了一批粮食仓储检化验专业的学生。由于小崔的知识学历、行业实际工作经验水平，国家开始实行行业资格证书时，小崔又多年受邀担任北京市的粮食化验师资格证书考试培训班的授课老师。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梅花香自苦寒来。正值小崔的黄金年龄，2014年，单位减员分流，是去是留，小崔面对人生选择。退，北京一家粮食检测中心听说这事，递话给崔工：如果你选择离岗，来我们这儿，单位现在给你开多少工资，我这一分不少你。小崔动心过。难免，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谁还跟钱有仇？退岗下来的一份工资，再加上邀请单位给开的一份工资……如果算钱，傻子都能算明白。单位领导找她表明还是希望她能够留在单位，单位需要她，崔工选择了留在单位，只为了了一份情感，出大学校门，进粮库这个大门，这一干就是快三十年了。她忘不了是单位的培养和平台，才有了她的锻炼成长，才有了她今天的所有，人不能完全为钱活着。

付出会有回报，小崔，多年的优秀党员，先进职工！

## 改革圆了我的上学梦

□史占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的梦想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我曾经有过一个锥心刺骨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有机会走进大学的校园，在那里系统地读书学习，然而，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圆了我上大学的梦。

由于家境的贫寒，我曾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当过一个暑假的报童，卖报纸换取学杂费。这件事得到了班主任李老师的鼓励，她对我说：“你是个聪明懂事、爱学习的孩子，不怕吃苦，又有理想，将来一定能上大学”。其实那时我还不懂得理想的含义，只知道将来上大学就是理想。

1969年，16岁的我上山下乡来到了祖国的东北边陲北大荒，广阔天地是一个有志青年大有作为的舞台。我当上了拖拉机手，但不懂得柴油机、汽油机工作原理。机车出了故障，我只能听从修理厂师傅吩咐，亦步亦趋拆卸修理。走上领导岗位，我不懂得农业生产知识，连初中化学都没学过，对于给农作物施的氮肥、磷肥、钾肥，会起什么作用一无所知。组织连队职工盖房子，我们曾经为人字形的房梁子如何计算专门成立攻关小组，反反复复的计算研究。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蛮干，因此在大机械生产、架空电缆、雪天运输等方面发生过多次事故，付出的惨痛代价是刻骨铭心的。

那时候我们不仅不懂生产知识，社会学、管理学知识更是一窍不通，在迷茫中探求。

我曾经下决心自学文化知识，但谈何容易，为了弄懂数学中的“sin”“cos”，需要到10公里之外的营部中心学校向老师讨教；我曾经走过漫长的弯路，自学了电工、木工、瓦工、钣金工。登山还在扛着船，我不知道应该向着哪一个目标前行，更不知道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我渴望读书、渴望学习，如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急切地盼望着母乳的哺育。

1975年，当连队推荐我去上大学时，我却因为家庭的原因政审不合格，与大学校园失之交臂。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送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们这批初中毕业生却因为刚刚返城，而与高考擦肩而过。

读书，上学！上学，读书！成为我一生中最高渴望的奢求。

回到北京后，我和妻子白天上班，晚上轮流看护护呀学语的婴儿，我们轮流走进夜大的教室，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我在取得红旗业余大学学历的同时，还取得了全国自学考试的多门单科毕业证书。

随着文化知识的不断增加，我的工作也在变动，从一个最初的临时工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工



本专栏持续征稿  
欢迎您踊跃投稿  
投稿邮箱: ldwbgh@126.com

作岗位的变动要求我要不断学习。自从走上了新闻宣传的工作岗位，我又开始在社会这所大学里学习，读报纸杂志、报道新闻，撰写公文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在这个岗位上，我得到过数十家报社记者编辑的辅导帮助，文化知识、专业技能不断提高。

当我从迷茫中走来，当我跳动的脉搏开始与祖国发展、民族振兴的步伐一致契合时，我用学到的知识加上不断增长的才干和能力，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深切地感到了自身存在的价值。我发自内心地感慨：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圆了我的上学梦。

## ■独家连载

■三线军工建设尘封记忆 工会网上工作通俗演义 ■劳动模范家国情怀 网络社会世相百态

# 造化同工

(小说)

□关明

### 企业解困谋出路 老板仗势欺职工(下)

南充市委研究决定，由副市长胡瞻尔牵头成立南充重工解困工作组，制定实施南充重工解困整体方案。市总工会也被列为成员单位。几次研究之后，工作组提出了整体解决方案——总共开出三味药方：一是转岗分流，二是搬迁改造，三是混改重组。这都是当下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普遍流行的药方，具体来说就是：南充重工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社会资本，同时实行整体搬迁，迁入新建的南充工业园区。搬迁完成后，对红光沟进行整体改造，将其打成一个集体闲度假、文化创意、工业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景区。

胡瞻尔要求他们引进香港金辉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南充重工的混改，并作为红光沟旅游景区开发运营的主体。宣怀民听到金辉集团的名字，心里顿时一沉。

这金辉集团在朔方省特别是南充市名声显赫，前些年他们借着港资背景，利用省里市里的优惠政策多方布局，涉足能源、制造、旅游、地产等多个领域，近年来又借势扩展到金融、电商等多个行业，在南充经济中占有显眼的分量。

但是在南充重工眼里，金辉集团的形象却十分不堪。董事长韩金辉原来是南充重工的职工，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红光厂的仓库保管员。由于头脑灵光、路子活泛，一直做到红光厂总会计师，后来调任红光厂厂长。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南充重工经营最困难的那些年，他借着省里搞“能人经济”的时机，和一家港商搞起了合资经营。在参与企业改制的过程中，自己趁机捞了不少好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不少麻烦。

在征求意见时，宣怀民说：“在引进合作单位方面，我们建议市政府能够尊重企业和职工意愿，提供更多的几个选择。”

南充重工总经理范致格说得更为直截了当：“我们南充重工和谁合作都行，只要不是这个金辉。”

胡瞻尔有些不耐烦，用笔记本拍了拍桌子说：“我们何尝不想多几个选择？问题是你选择别人，别人也在选择你，咱们南充的条件，有人能看上就不错了。我们还想找万达集团合作呢，结果连人家王健林的面都没有见到，我们的项目还够不上人家的小目标。”

宣怀民说：“我认为，还是要多听听企业的意见，这事就像两个人谈恋爱，总要互相愿意才行，强扭的瓜不甜。”

胡瞻尔不高兴了，说道：“现在的问题不是瓜甜不甜，而是有没有瓜吃。如果说仅因为他是从南充重工出来的就不能合作，那么，我也是从南充重工出来的干部，是不是就不要领导这个解困

工作了？如果是这样，我马上下课，你们另请高明。”

话说到这份儿上，大家谁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会后，范致格对宣怀民抱怨说：“这叫什么混改，简直引狼入室。你都不知道厂里的工人背地怎么骂我们。经过几代厂领导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把南充重工从一个中央企业硬是弄成了省属企业，接着又干成了市属企业，现在马上又要变成私营企业了。”

金辉集团很快提出改造方案，把南充重工各个分厂从红光沟里搬出来，原址用来开发旅游。工厂厂房改造成工业艺术博物馆，厂区宿舍改造成旅游酒店。打造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一条龙”旅游精品。

金辉集团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职工中的大部分转岗分流，由市里和原企业自行消化；二是“苍狼”项目必须下马，否则公司将来在海外上市的时候，如果有军品项目，会受到严格审核，甚至被否决。

南充重工集团对此坚决抵制和反对。范致格和韩金辉在协调会上互相拍了桌子。几轮协商之后，最后达成的协议是，转岗职工由企业和市里共同解决，“苍狼”项目暂时保留，以一年为限，如果届时“苍狼”如果成功，就保留生产线；如果不成功，就下马转产高尔夫球车。

(连载16)